

泗洲戲

野姑娘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編審組
陳保林口述 完藝舟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目 次

前 記	1
野姑娘	3
借水瓢	23

前 記

“野姑娘”原名“拙大姐”，是泗洲戲一个久已不演的小戲，由老藝人陳保林口述，并經整理后，才又獲得生命的。它反映了古代農村里一段朴实的生活故事。

農村姑娘王素梅，自幼喪失父母，隨兄嫂度日，性情倔强大胆。她是田地生活的能手，但不会做針綫，常遭兄嫂譏罵。一日，素梅因打棗事与哥哥王福生發生冲突，二人互不相讓，福生盛怒之下，決意將她送与婆家作童养媳。婆婆張氏，欲試素梅針綫活計，当即命她縫衣，鬧出了一些笑話。張氏責打素梅，素梅不服，二人吵鬧不休。其時素梅公爹趕集歸來，从中相劝，婆媳遂言归于好。

原本較為完整，唯过于夸大王素梅“拙”的一方面，以致不近情理，因而削弱了人們对王素梅的

同情。改本刪去上述部分，加強了王素梅純真勇敢的性格，並在語言上做了一番洗煉功夫。基本上仍保留了原劇的風格和面貌。

“借水瓢”也是泗洲戲一個生活小戲，它描寫了一對青年男女大胆熱情、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。

原本粗獷樸實，唱詞、道白都接近口語，具有泗洲戲的特色。但有個別情節、唱句，不夠健康，部分情節，也比較單薄。改本刪去不健康的情節、唱句，並豐富了一些情節，語言上也下了一番錘煉功夫。整理結果，即成為現在的樣子。

這兩個整理本，都經過劇團演出，頗受觀眾歡迎，但不可否認，缺點尚多。希望讀者提出意見，以便集思廣益，把它改得更好一些。

野 姑 娘

〔泗洲戲〕

人物：王素梅 倔强、大胆、孩子气的農村姑娘，十四五歲。

王福生 素梅的哥哥，三十六歲。

張公道 素梅的公公，五十餘歲。

張 氏 素梅的婆婆，五十餘歲。

第 一 場

〔幕啓。二道幕前，福生荷鋤上〕

王福生：（唱）春耕秋種不住忙，
滿湖庄稼綠汪汪，
大小秫秫鋤兩遍，
豆子好來能拖秧①，

① 拖秧，是指豆藤蔓延開去。

小苗長齊如澆油，
叫人看着喜的慌。
俺福生，早起已耨[㊟]完一畝地，
眼看看，太陽已爬上東山崗。
扛起鋤頭回家轉，
吃罷早飯再下湖里忙。(下)

〔二道幕啓。王素梅拿割草刀上〕

王素梅：(唱) 王素梅爹媽都早亡，
俺在那，哥嫂手里過時光。
俺的哥，早起下湖去耨地，
俺嫂嫂，燒茶弄飯在廚房。
清早起，俺已割了三筐草，
庄稼行里俺可比人強；
就是那針綫沒學會，
燒茶弄飯不在行。
咳！趁今天無事俺去把樹上，
撈兩個棗子來尝尝。
跑出大門拐個彎，
不覺來到棗樹旁，(喜悅地)

㊟ 耨(攵尤)，鋤地。

小紅棗，多排場，
的里打挂[㊟]在樹上。
喲！什麼鳥兒喳喳叫，（尋鳥）
哦！原來是貪嘴的“噎克郎”[㊟]，
你看它啄起棗子多高興，
點頭擱腦站在樹枝上。
罵一聲“噎克郎”真該死，
姑娘沒吃你敢先嘗！（檢石子）
俺撿塊石頭將它打……（擲石打鳥，鳥
飛走。素梅天眞得意地）
哼！看你还敢嘗不敢嘗！
王素梅卷卷袖子就動手……

（素梅上樹，開始撿棗子。王福生上）

王福生：（接唱）俺扛着鋤頭進村庄。

忽听得棗樹上頭劈拍响，（看樹）
原來是，妹妹蹲在樹樞上。
福生一見心有氣，
罵一聲妹妹太荒唐！

㊟ 的里打挂，形容果實茂盛。

㊟ “噎克郎”，子規鳥的俗名。

閑來時，你不在家中學針綫，
倒學會打狗帶爬牆；
你婆家若是把你娶，
你拿什麼本事把人搪？
你拿起布來不會剪，
拿起針綫心發慌；
弄飯不知尋[㊟]和好，
和面不知硬和穰[㊟]；
怪不得人家把你笑，
人人都叫你野姑娘。
氣起來，恨不得一鋤子刨死你，
你給俺爹媽臉丟光！

王素梅：（唱）素梅一聽把眼瞪，
叫俺哥，你不知尋好把人傷。
在家里你不敢管嫂子，
你朝天管我為哪樁！
嫂嫂說甜你不敢說苦；
嫂嫂說圓你不敢說方；

㊟ 尋（ㄅㄨˋ），不好的意思。

㊟ 穰（ㄖㄨㄥˊ），軟的意思。

嫂嫂說話你都信，
她就是放屁你也說香。
針縫茶飯她不教我，
你倒說俺打狗帶爬牆！
就打這，你再要把我揪，
俺叫你兩只眼睛瞎一雙！
你若再要把俺打，
俺叫你十个指頭都長瘡！

王福生：（唱）福生一听猛一蹦，
罵一声丫頭理不當。
在家里你惹我來生氣，
气的你哥哥嫂嫂沒有方。
不要怪哥哥我心腸狠，
俺就把你送到張家庄。
俺把你送到婆家去，
看你張狂不張狂！

王素梅：（唱）王素梅，打个飛跳跳下樹，（跳下）
叫俺哥，你不要吓唬你姑娘。
常言道，只有圓鍋弄飯吃，
沒見過，長鍋能煮兒媳婦湯。

王福生：（唱）你不要嘴硬把我气，
你快快回家檢衣裳。
俺这就回家把車套，
俺一定送你去东庄。
叫声丫头快快走……

王素梅：（接唱）你喳呼喊叫为哪椿！
刀山火海俺不怕，
到了婆家又何妨！

王福生：走！

王素梅：（强硬地）走就走！（二人同下）

〔閉二道幕〕

第 二 場

〔王福生气冲冲地拿鞭杆上〕

王福生：（唱）想起妹妹俺心头惱，
俺决心送她到东庄。
急慌忙去把大車套……（下）

〔二道幕啓。素梅在檢衣裳〕

王素梅：（唱）王素梅檢点衣裳在廂房，
俺穿上一套新褂褲，

粗布花鞋蹬一双。
鞋头脚脑都带齐，
哭一声俺早死的娘。
俺的媽媽下世早，
嫂嫂待俺太平常，
沒人調教沒人管，
活活像个野姑娘。
俺的哥，就信俺嫂子的話，
她朝天吵吵俺悶的慌。
俺今天要到婆家去，
去瞧瞧表哥、公爹、婆母娘。
倘若是，他家能中姑娘意，
俺安安生生过时光；
倘若是，他家不中姑娘意，
俺拾起包袱就轉回庄。
不管俺哥嫂願不願。
俺回到家里鬧一場。
想到此，俺拾起包袱往外走……

（福生套車上。閉二道幕）

王素梅：（接唱）又只見，俺哥套車在路旁。

王福生：（唱）高叫丫头快快走，

王素梅：（唱）王素梅，双手一按跳在車廂。

王福生：（唱）俺摸起撇繩吊鞭杆，

送妹妹直奔張家庄……（二人同下）

〔二道幕啓。張家客廳，張氏上〕

張 氏：（唱）俺青菜豆腐都燒好，

蒸好了飯鍋扣好了湯。

還不見老头子回家轉，

俺到門外去望望，

開開大門朝外看，（張望）

咦！怎麼還不見回來哩……

〔福生趕車載素梅同上〕

王福生：（唱）俺趕着大車進了庄。

叫声妹妹把車下，

王素梅：（唱）俺跳下大車站路旁。

王福生：（唱）王福生抬頭留心看，

那一边站着表大娘。

走上前俺把大娘叫，

張 氏：（唱）哦！原來是表侄到我庄。

哪陣香風把你刮來的，

快進家喝茶帶歇涼。

王福生：（唱）叫声大娘莫客气，
俺家里，一大堆生活还等着忙。
俺今日來此无別事，

張氏：什么事啊？

王福生：（唱）把妹妹送到你張府上。

張氏：哦……

（旁唱）听他說，送來媳婦表侄女，
慌的俺，沒头沒腦沒主張！（向福生）
表侄呀！不是大娘我責怪你，
你年輕人做事太莽撞。
俺還沒給他們看日子，
俺家里，沒彈鋪蓋^①沒打床；
也沒接他舅家來吃喜酒；
也沒接姑娘姨娘來添箱。
你表弟一件新衣也沒做，
表侄呀！
像这样，俺張王二家臉无光！

王福生：（唱）大娘呀！

① 彈鋪蓋，即彈蓋被、墊褥的棉絮。

只怪表侄我太莽撞，
还請大娘多原諒。
只因為，俺的爹媽早下世，
重担子全压在俺身上。
妹妹大了沒人管，
俺白天黑夜愁的慌。
常言道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，
俺只想，妹妹送來小廚房。
聽說你家人手少，
俺妹妹田地生活能幫忙。
也怪你表侄一時錯，
送過門，改日再給她做衣裳。

張 氏：（唱）表侄你說的哪里話，
都只為，張王二家臉有光。
你快馬來家吃晌飯，
少酒無菜你喝點湯。

王福生：（唱）多謝大娘俺不擾啦，
回家還得去窮忙。（向素梅）
回頭我把妹妹叫，
你過來見見表大娘。

王素梅：（唱）他待俺无情又无义，
还叫什么妹妹短來妹妹長！
俺裝佯沒聽見，
站路旁硬是不答腔。

王福生：唉！（无可奈何地）
（唱）沒奈何，辭別大娘回家轉……（下）

王素梅：（唱）王素梅，站在一旁細打量，
俺抖抖精神壯壯胆，
走上前，施一礼叫声婆母娘。
俺問声婆母可安好？
又問俺公爹可安康？
再問声，俺……俺的丈夫大表哥，
可在南學念文章？

張 氏：（唱）老媽媽一听哈哈笑，
俺媳婦真是个好模樣。
她口口声声把俺叫，
叫的老媽媽心痒痒，
回头俺把媳婦叫，
到家里坐下再拉家常。

王素梅：（唱）我請婆母你先走，

張氏：（唱）好！你快快跟俺到廂房，（同進門）
來到廂房忙站定，
乖孩子，你快坐下慢慢講。

王素梅：（唱）俺請婆母你先坐，
一同坐下拉家常。（同坐下）

張氏：（唱）俺問你……

王素梅：唔，什麼呀？

張氏：（唱）俺問你，燒茶弄飯可會做？

王素梅：哦……

張氏：（唱）你插花描云可在行？

王素梅：（旁唱）素梅一听猛一楞，
不由得心兒无主跳的慌。
田地生活她不問，
她光問這些為哪樁！
王素梅低頭犯難為……（默想）
陡生一計在胸膛。
她有來言俺有去語，
倒看她，今天要的什麼槍！（向張氏）
婆母呀！不是素梅說大話，
插花描云嘛……

張 氏：你怎么样呀？乖乖……

王素梅：（唱）插花描云也还在行。

張 氏：（唱）老媽媽一听开顏笑，
巧媳妇，怎不叫人疼的慌！（向素梅）
乖孩子，你公爹打了几丈老藍布，
你快給你表哥縫衣裳。

孩子，你歇一歇，俺到后边去拿布來，你
就帮你表兄縫衣裳吧！哈哈！

（張氏下。素梅焦急）

王素梅：（唱）俺只当，婆母問問就罷了，
誰知她是真人真馬真刀槍。
急的俺素梅没办法……（突然見紅包
袱，急拾起）
俺不如就此轉回鄉，
俺拾起包袱朝外走……

（張氏拿布及綫匾子上，撞見素梅）

張 氏：（唱）老媽媽急忙走進房。（見素梅提包袱）
孩子，你到哪里去呀……哦！（恍然大悟）
你的包袱還沒有放哩。好，快交給媽媽，
我把你收着。